

名家

MINGJIASANWENJINGPIN

散文精品

潇洒人生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潇洒人生/张黛妮主编. 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1999.7
(名家散文精品)

ISBN 7-80648-262-8

I. 潇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898 号

· 名家散文精品 ·

潇 洒 人 生

主 编:张黛妮
副 主 编:张待纳 蒋丰亮
责任编辑:桂镇教
版式设计:李洪丽
责任校对:李洪丽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长春市二道东北亚彩印厂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字 数:1000 千字
印 张:50
版 次: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6020 册
书 号:ISBN 7-80648-262-8/I·80

定价:6.80 元(全 10 册定价 68.00 元)

序言(代总序)

人生就是体验。

百年人生，年年岁岁，分分秒秒，生命的履痕便由每时每刻的体验汇成。

人生的快乐缘于体验。因为美好的事物通过心灵的折射使你的生活充满阳光；人生的悲哀也缘于体验，坎坷与挫折透过你的神经使你感觉一切都黯淡无光。

所以，真正智慧的人生就使烦恼与困苦通过心灵发酵成淡淡的云烟，而只留存美好的一切在眼底，在心间。而世上命运好的人，无疑地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、有丰富个性的人，这种人的生活，虽然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，却是最幸福的。因为他能真情地去理解人生，用幽默去玩味人生，而人生的百味与风雨也因此变得兴味盎然，意蕴绵长。

席慕容曾经说：“明知道总有一日，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，我仍然竭力地搜集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，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记忆。”

正因如此，我们收集了诸多名家美文。从林语堂、徐志摩到贾平凹、刘心武；从李敖、龙应台到席慕蓉、余光中，汇集了现当代诸多名作家的散文精华。这些名家之所以是名家，就在于他们拥有丰富敏感的心灵，他们捕捉到的是为常人所忽略却有可能改变一生的生命悸动与冲突，从而使人生永保它最本质的细腻；这些文章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，就在于它来自敏锐心灵的体悟，它是一种情感的升华，它的寓意隽永，足以拨动现代人日益麻木的神经；它文字优美，阅读它们，就像啜饮甘泉，沁人心脾。

当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请用心来品味；当你合上书页时，我们相信你会面带微笑，而面对今后的人生风雨，相信你都已在这这些文字中体味过，而不再迷乱、无措。

藏书与读书	钱歌川(86)
骑马	叶圣陶(94)
海	吴伯箫(99)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	徐志摩(103)
翡冷翠山居闲话	徐志摩(107)
吃饭	钱钟书(111)
佳茗似佳人	何 为(116)
团圞今夜月	石 耶(120)
湖上的春	黑 婴(123)
游山	吴德润(126)
我应该怎么办呢	芜 村(129)
谈爱	斐 儿(133)
爱	郭 稼(135)
不说白不说	何满子(137)
啤酒暮想曲	舒 展(140)
酒话	蒋子龙(147)
选美和四环素牙	蒋子龙(150)



我的四个假想敌

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，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。听到这消息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。

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，在港6年，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，颇讨老师的欢心，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“靓仔”、“叻仔”掳掠了去，却舍不得。不过，女儿要嫁谁，说得洒脱些，是她们的自由意志，说得玄妙些呢，是因缘，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？何况在这件事上，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，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，甚至亲密战友，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，却是父亲。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，早已腹背受敌，难挽大势了。

在父亲的眼里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10岁以前，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。在男友的眼里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17岁以后，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，已经一心

向外了。父亲和男友，先天上就有矛盾。对父亲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，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，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，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俊马或摩托车来，把她吻醒。

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，一任时光催迫，日月轮转，再揉眼时，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，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四个女儿，依次是珊珊、幼珊、佩珊、季珊。简直排成一条珊瑚礁。珊珊12岁的那年，有一次，未满9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：“喂，告诉你，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！”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。

曾几何时，惹笑的佩珊自己，甚至最幼稚的季珊，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，点化成“少女”了。冥冥之中，有四个“少男”正偷偷袭来，虽然蹑手蹑足，屏声止息，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，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，目光灼灼，心存不轨，只等时机一到，便会站到亮处，装出伪善的笑容，叫我岳父。我当然不会应他。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！我像一颗果树，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，风霜雨露，样样有份，换来果实累累，不胜负荷。而你，偶尔过路的小子，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，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！

而最可恼的，却是树上的果子，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。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，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，给他接着罢了。这种事，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。当初我自己结婚，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？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”说得真是不错。不过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同一个人，过街时讨厌汽车，开车时却讨厌行人。

车中的男婴，都不由神色一变，暗暗想道：“会不会是这家伙？”想着想着，他“杀机陡萌（My dreams, I fear, are infanticide），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，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，把盐撒进他的奶瓶，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，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，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，去娶别人的女儿。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，早已有了前例。

不过一切都太迟了，当初没有当机立断，采取非常措施，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，真是一大失策。如今的局面，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話，已经是“寇入深矣”！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，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，还是披头，拜丝，大卫·凯西弟的形象，现在纷纷换上男友了。至少，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，这一仗是必败的了。记得我们小时，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，不是藏在枕头套里，贴着梦境，便是夹在书堆深处，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，哪有这么24小时眼前供奉的？

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，已经不可考了。只记得6年前迁港之后，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。至于交战的细节，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，我这位“昏君”是再也搞不清的了。只知道敌方的炮火，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，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，久了也能猜个七分；继而集中在我家的电话，“落弹点”就在我书桌的背后，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，一夜之间，总有十几次脑震荡。那些粤音平上去入，有九声之多，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。现在我带

幼珊回了厦门街，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，我在这头，只要留意台湾健儿，任务就轻松多了。

信箱被袭，只如战争的默片，还不打紧。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，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，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。可怕的还是电话炸弹，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，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，默片变成了身历声，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。更可怕的，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，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，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，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，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。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。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，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，从此两人呢喃细语，啾啾密谈，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，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，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。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，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，那空气就更为紧张，好像摆好姿势，面对照相机一般。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，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，忽然小心翼翼起来。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，（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？）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。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，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，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。

当然，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，在恼怒的心情下，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，把她们统统带走。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，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。我能够想象，人生的两大寂寞，一是退休之日，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。宋淇有一天对我说：“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！”

真的吗？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羨之处，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，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，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，追忆从前，6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，或是晚餐桌上，热气蒸腾，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。人生有许多事情，正如船后的波纹，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。这么一想，又希望那四假想敌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，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，慢一点出现吧。

袁枚写诗，把生女儿说成“情疑中副车”；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，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。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，命中率够高的了。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，在假想敌环伺之下，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，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。沉吟半晌，我或许会说：“这件事情，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，谁也不能篡改，包括韦固，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，‘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’，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，梗在中间？何况终身大事，神秘莫测，事先无法推理，事后不能悔棋，就算交给21世纪的电脑，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。倒不如故示慷慨，伪作轻松，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，到时候带颗私章，去做主婚人就是了。”

问的人笑了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什么叫做‘伪作轻松’？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。”

我当然不很轻松，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。例如人种的问题，就很令人烦恼。万一女儿发痴，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，该怎么办呢？在理性上，我愿意“有婿无类”，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。但是在感情

上,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。现在当然不再是“严夷夏之防”的时代,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,也大可不必。问的人又笑了。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。我说:“听过,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‘混血孙’。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 Grandpa,我要他叫我外公。”问的人不肯罢休:“那么省籍呢?”

“省籍无所谓,”我说。“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,还不坏吧?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,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。娘家大惊小怪。说‘那么远!怎么就嫁给南蛮!’后来娘家发现,除了言语不通之外,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。这几年,广东男孩锲而不舍,对我家的压力很大,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,我也不会感到意外。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,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,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。至于其他各省,从黑龙江直到云南,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,只要我女儿不嫌她,我自然也欢迎。”

“那么学识呢?”

“学什么都可以。也不一定要是学者,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,更不是好丈夫。只有一点:中文必须精通。中文不通,将祸延吾孙!”

客又笑了。“相貌重不重要?”他再问。

“你真是迂阔之至!”这次轮到我发笑了。“这种事,我女儿自己会注意,怎么会要我来操心?”

笨客还想问下去,忽然门铃响起。我起身去开大门,发现长发乱处,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。

北 欧 行

飘飘何所似

1978年的初夏，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，顺道游历瑞典、丹麦、西德，乃有半个月的北欧之行。一路上，正如王勃所说，“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而其中却有两片萍，迄今不能去怀。我坐法航班机从香港西翔，并排两位高卢客，不但喋喋不休，而且面对 *defense de fumer* 的灯号依然吞云吐雾。空中少爷两度劝而不止，害得向不吸烟的我，变成一只咳嗽的仙鹤。曼谷小歇，再冲霄时，两烟徒不见了，肘边却出现一位新伴，朦胧之间，只意识到是一个东方人，却也不很在意。直到他用南洋国语向我攀谈，我才转过脸去，正式打量那新伴。只见他面容瘦削，肤色暗闷，神态突兀而欠文气。问他的终站，说是巴黎。问在巴黎做什么事，说是做

点“小生意”。问他是闽是粤，却自称是柬埔寨人，刚去新加坡探亲回程。

20小时的长途飞行，和一个纯然的生人摩肩接肘，同餐共卧，肉体不能更近，思想却也不能更远。不久我发现这位巴黎客根本不谙法文，等到他要我用英文向空姐有所探问时，我更惊讶了。新德里，德黑兰，夜色里显了又隐了，终于熹微下窥，巴黎在望。我的旅伴把盖在身上的法航花毛毯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棱角坚挺，成精巧的小长方形，然后放进——你道是头顶的衣袋柜里吗？不，是他自己的手提箱里。然后是喀喀，清脆的两声，手提箱已经锁上。瞥见我脸上难掩的惊疑，他淡然一笑，从容说道：“每次坐法航，总不免留一点纪念品的。”

在戴高乐机场等候瑞典和芬兰的班机，巴黎在巨幅的玻璃墙外，车声隐隐。正是清晨，偌大一座扁圆形的候机室，透明的静寂里，只有我和一位小小的乘客面面相觑。那是一个白种孩子，灰黄色的头发，脸上微布雀斑，穿一条牛仔褲，身体十分结实，约莫9岁的光景。他坐在我斜对面的长沙发上，脚边倚着一口圆筒形的长帆布袋，手里挽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。久等不耐，我们便聊起天来，才发现他也是乘那班法航机到巴黎的。他说他是芬兰人，跟父母住在尼泊尔，是在新德里上的飞机。

“那你的父母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尼泊尔。”

“你就一个人旅行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一个人环球旅行？”我不相信了。

“不是的，是回赫尔辛基去看我祖父。”

“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飞吗？”

“不是。这是第3次了。我父亲为联合国做事，很忙很忙，不能陪我。”

“你是芬兰人，又住在尼泊尔，怎么英文说得这么好？”

“我的朋友里有好几个英国小孩。”

“尼泊尔好玩吗？”

“好是好玩，只是很寂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‘学校’只有5个人，都是芬兰小孩。尼泊尔小孩玩的是另一类游戏，玩不拢来。”

“喜马拉雅山怎么样？”

“大极了，老是那样堆在天边。就是公路不大好，几乎每个月都翻车。”

“滑雪一定很痛快。”

“也不常滑。还是在芬兰滑雪比较方便。”

“你去过西藏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准去的。”说着，他撕开一包口香糖递过来。我欣然拣起一片，谢谢他。我们相对嚼起口香糖来，俨然相识已久。后来他又把他和他妹妹的合照拿给我看。照片里的小女孩满脸傻笑，比他矮半个头。这时，乘客渐多，我们各自提起行李，向柜台走去。

不久我的飞机便纵出了北欧的云上，在北飞瑞典的途中，我有很深的感慨。我最小的女儿季珊，今年已经13岁

了，每次短程出门，当天来回，做母亲的还要再三叮咛，放不下心。我不能想象她怎能只身千里，浩荡长征，像个芬兰小男孩那样。中国人热爱乡井，安土重迁，由来已久，但男儿志在四方，像宗悫的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”，却也美名长播，而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郑和，不畏长征的勇毅，也昭昭长照史册，我在中文大学的同事，海洋学家曾文阳，为捕南极虾，敢以 300 吨的一艘小渔船，去闯南极海的狂风怒浪和诡诈难防的满海浮冰，把中国人意志的边疆一直推到南溟之更南，真不愧是今之宗悫。一株树，植根当然求其深入，但抽条发叶却求其广布，否则一切守在根旁，只成其为一丛矮灌木了。这么想着，机翼斜处，平坦的瑞典海岸已蜿蜒在云下了。

瑞 典

斯德哥尔摩地当马拉润湖东接波罗的海的水道，全由半岛和岛屿组成，所以卧波的长桥特多。外乡人问路，回答总是“过桥转弯便到”，似乎简单得很。一到水边，外乡人又愣住了。到处是桥，究竟是哪一座呢？老城全在湖中的岛上，新城则向北岸发展。我的旅馆在北岸新城，每天和邦媛总要步行 20 分钟，才到老城的国会旧厦，平均每天至少过桥 4 次，桥影波光，算是履足了。由于地形相似，斯德哥尔摩久有“北方威尼斯”之美名。我没有去过威尼斯，但是拿此城和英国大画家塞纳笔下的威尼斯相比，总觉得缺少那一份水光潋滟白石相映的浪漫情调。毕竟是北陲的古城，